

高长梅 尹利华 主编

读·品·悟®

青春的迷说

90后

校园文学精品选

XIAO YUAN WEN XUE JING PIN XUAN



梦想

李唐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青春的述说·90后校园文学精品选

高长梅 尹利华 主编

梦 想

李唐
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想/李唐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3

(青春的述说: 90后校园文学精品选 / 高长梅, 尹利华主编)

ISBN 978-7-5108-2765-5

I. ①梦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1865号

梦想

作 者 李 唐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宪华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9

字 数 138千字
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765-5

定 价 26.60元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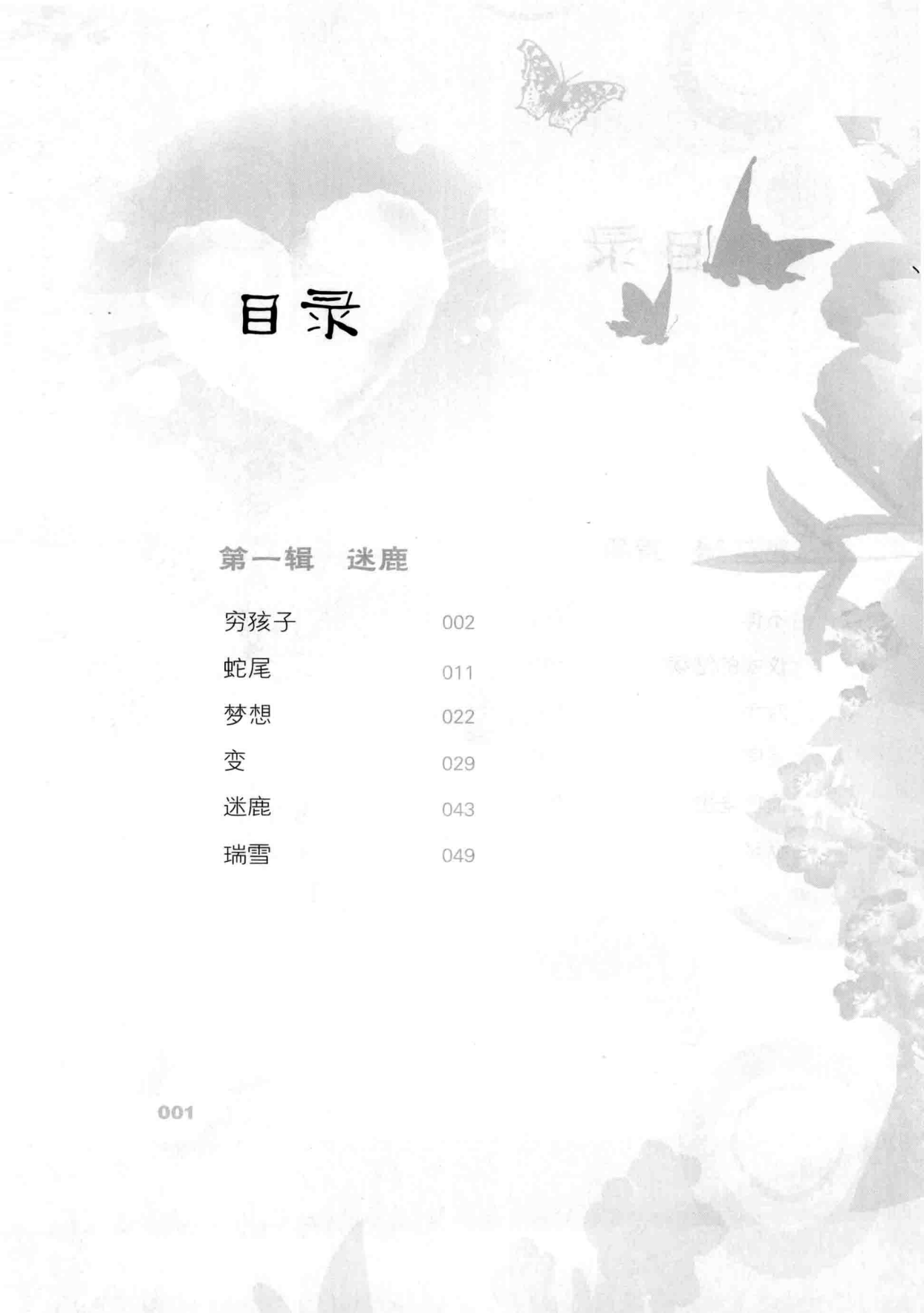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，我们欣喜地看到，许多学校的校长、教师对校园文学与课程建设、学校文化建设紧密关系的认识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有识之士认为，校园文学对于学生完善自我、陶冶心灵、挖掘情商、启迪智慧，培养想象力和创新精神，具有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形式和载体的校园文学，在学校的课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，占有了一席之地。

我们更欣喜地看到，许多学校在校园文学作品进入阅读教材、校园文学创作融入写作教学等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。他们认为，阅读教材中引进校园文学作品，使阅读教学内容更加丰富、新颖，贴近学生的生活、思想和鉴赏兴趣。紧密联系校内外各种实践活动，创造契机，搭建平台，让学生适当进行课外的文学创作，使课内外写作结合，促进了写作教学改革。

正如《第三届全国校园文学研究高峰论坛宣言》所说的那样：校园文学走进课程，是语文学科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抓手，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、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、语文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语文学科的改革发展。

这套 10 本校园文学作品集，作者都是 90 后，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情感，与现在的 90 后乃至 00 后读者是相通的。我们相信，这些作品会和这些读者产生共鸣，从而达到我们出版这套书的目的——为读者提供一套他们真正感兴趣的、接地气的作品。

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light, textured grey. It features several stylized illustrations: a large, dark, circular shape in the upper left; a butterfly in the upper right; a large, dark, leafy plant in the lower right; and a cluster of small, dark, round objects (possibly berries or flowers) in the lower right. The title '目录' is centered in the upper left, within a light, circular, textured area.

目录

第一辑 迷鹿

穷孩子	002
蛇尾	011
梦想	022
变	029
迷鹿	043
瑞雪	049

目录

第二辑 荒原

不详	058
仪式的继续	073
对手	085
荒原	093
蓝色老虎	099
狱卒	116



第一辑

迷鹿



穷孩子



梦想

002

一九六一年的一天，我的爷爷踉跄在漫天飞雪之中。那天的风雪像一只只强壮的手臂从反方向推着我爷爷。我爷爷在雪地里一步一个坑地走着，风做的铲子铲起一块块雪球打在我爷爷的脸上。使我爷爷保持重心的是他怀里的一棵大白菜。我爷爷紧紧地抱着它，像抱着一颗金元宝。事实上，那年的白菜比金元宝还要熠熠生辉。我相信在当时那种情形下，我爷爷要是捡到一颗不能下嘴吃的金元宝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扔掉的。跟他在一起赶路的工厂里的同事们有的拿黄瓜，有的拿白萝卜。他们一边走一边闻到蔬菜散发出来的清香，这香气诱惑着他们的口水。当他们快到家的时候才发现，那些偷来的蔬菜已经被他们吃得差不多了。而我的爷爷是个意志坚定的老党员，尽管一路上他反复与自己的肠胃做斗争，但他最终经受住了考验，把一棵完整无缺的大白菜拿到了我奶奶和我祖奶奶面前。那年我奶奶刚刚生下我爸，我祖奶奶重病缠身，那锅白菜炖的汤几乎是救命的。所以在那之后，我爷爷对白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当他闻到白菜的气味时，眼前就会飘起一场一九六一年的大雪。

当讲述完那年的那棵大白菜的事迹，我爷爷已经热泪盈眶，而我奶奶则早已流下伤心的泪水。她说：“我什么苦没吃过？不就是卖掉房子搬回老家住吗？我什么苦没吃过？”我妈和我爸坐在二老的对面，一声不吭。他们的屁股深陷在沙发里，脸色铁青。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，我从很小开始就学会了看大人的脸色行事。我知道事情不妙，想溜回卧室，但已经太迟了。我听到身后我妈的怒吼。当我恐惧地转过身来时，我看到她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怒视着我，就像一块快要迸裂的玻璃。

我知道作出气筒是免不了的了。

“谁让你出来偷听的！不好好做功课以后谁来养你？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以后你吃什么？你以为家里还能养你吗？你听着，现在咱们家穷了，别以为这和你没关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一个穷孩子了！”我妈说完这番指桑骂槐的话就哭了起来。爷爷咬了咬他的假牙，对我妈说：“你别跟孩子说这些。”我看了看我爸。他依旧端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。这让我想起了非洲的一种河马，苍蝇落在它们身上它们都懒得用尾巴轰一下。有人说河马像哲学家。当然我爸并不是哲学家，他现在只是暂时进入了一种未知的冥想中。

我回到卧室。我知道大人们什么事都瞒着我，因为我是个小孩，怕给我留下心理阴影长大去报复社会什么的。但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他们越想隐瞒的事往往越会露出马脚。我知道我爸的公司破产了，准确地说是被人骗了。那个骗我爸的叔叔曾来过我家。我记得他给我带了一大包糖，临走的时候还亲切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叫我好好学习。我听话地回答他说我会天天向上的。我还知道为了还债，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家卖掉，而且还得卖掉爷爷奶奶的家。我们一家人就要搬到乡下老家的老房子去住了。

我从没有去过老家，只是经常听他们说起，说起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戚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老家一直只是个名词。

我突然有些恋恋不舍起来，我对自己的这间房间已经有了感情。我再





一次躺在了床上，今天的床仿佛知道将来的命运，变得十分柔软、舒适。我下了床，拉开灯，灯十分配合地亮了。我关上它，它就听话地关上。我一时间不知道要干什么，就走到大门前，从门上的猫眼往外望了望。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不用踮起脚就可以够到门上的猫眼了。记得在不久之前我还够不到呢。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。每晚我几乎都可以听见我的骨骼在不安分地微微作响。

此时，我对这间属于我自己的小小的卧室充满了感情。我曾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，还在墙上画过各种各样的怪物，到了晚上自己吓自己玩。在这间房子里我挨过父母的揍，无数次地怨恨过他们。也曾在这间房子里对天祈祷，让我的父母长命百岁，永远留在我的身边。

而现在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好。我又重新坐回到书桌前，听着客厅里大人们的谈话。谈话的内容听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我的名字被他们重复了很多次。人对自己的名字总是很敏感。

我听到我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从此阿克就是一个穷孩子了！”当然，她的哭泣几乎就没有停止过。

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，就只能继续琢磨本子上的数学题。本子摊开在桌子上，上面的数学题像是一团乱麻，等着我把自己套住。我毫无思路。

突然，一滴水滴到了本子上，接着又是一滴，本子很快湿了一大片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发现那上面湿乎乎的，原来是我流出的眼泪。我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流泪，可能是客厅里悲壮的气氛把我感染了。我连忙把脸上的泪痕擦掉，我知道被大人看见了只会雪上加霜。

外面仍然是大人们含糊不清的讨论，我努力地听了一会儿，仍然听不清楚。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压低声音的。我只能听到我妈在叹息后总爱捎上的一句话：

“唉，从此以后我们家阿克就是个穷孩子了。”

我们经常聚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。其实说是小树林，但除了杂草还是杂草，还有一些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木板横七竖八地躺在草丛里。有些木板上钉着狡猾的钉子，一不注意就会刺破你的脚掌，所以许多家长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小树林里玩。于是，我们几个好哥们就有了一个聚会的场所，无人打扰。

今天是星期二，中午时分我们几个从刻板的教室里逃出来，聚在这里。刚刚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都可怜巴巴地等待着周五的降临。后来我们就厌倦了，干脆约定每天中午都逃出来，在这里玩。于是到小树林里玩成了我们每天坚持上学的动力。老师开始的时候对我们十分严厉，经常打电话约见我的父母，但几乎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在外地。由于学校无法报销飞机票，所以家长会我的家长的椅子总是空着的，这让我很有优越感。在老师眼里我成了没人管的孩子，他们虽然是人民教师，但也是有底线的。慢慢地他们也就不管我了，任我自生自灭。

以上是我的情况，我已交代清楚。而其他人的情况我都不了解，总之他们各自有脱身的方法。

现在，我们一帮人都聚齐了。我们就坐在杂草里，小五则很斯文地拿了一张报纸垫在屁股底下，因为他换了一条新裤子。我们大部分人一般都是拍拍屁股就走。

我们大眼对小眼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或该玩什么。那时学校附近的网吧已初具规模，但主要是高年级学生的天下。我们那时年纪太小，网吧老板总是死活不让我们进，说是上面有政策。其实我们知道那老家伙钱已经挣得足足的了，不想为我们冒风险罢了。

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圈子的，都是有那么两下子的家伙，比如坐在我左边的阿金，他是我们中第一个敢离家出走的人，他最想干的事是周游世界。那时我们对很多事都没有什么概念，或者说，和你现在的概念不一样。

坐在我对面的旗子，则是个不好惹的家伙。他长得高高大大，曾多次



和高年级的人干架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虽败犹荣。

而我呢？

我在他们中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家伙。我能为加入这个圈子而感到由衷的荣幸。我唯一的特长可能就是会讲故事，会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经常帮他们写检查或者情书。我会使很多严肃的句子，比如“上述事件我已交代清楚，请各位老师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这样的句子让他们自愧不如。

中午的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照着，天气已经变凉了，所以这样的照耀很舒服。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群黑压压的蚂蚁在围攻一只虫子。那只虫子挣扎了几下最后放弃了抵抗。蚂蚁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它们彼此用触角交谈着，想把这个捷报传递到更远方。

我想我应该首先打破沉默，于是我张了张嘴。

我发现他们果然注意到我，把眼光一齐投到了我身上。但他们显然以为我就要讲故事了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我只好说：

“不好意思，我并不是要讲故事。而是要讲讲最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。”

“阿克你真逗啊。”小五一边用小木棍挖着沙土一边说，“你自己的事不也是故事吗？”

我恍然大悟。是的，我自己的事讲给他们不也是故事吗？唯一不同的是我的这件事正在发生，我还看不到它的结果。我佩服小五的明察秋毫。

我看了看阿金。他似乎有些不同意小五的说法。他不知何时把他的外套脱了下来，搭在肩膀上。“阿克是我们的兄弟，他的事怎么能和故事一个样呢？”他盯着我的眼睛，说。

小五没有说话，继续挖他的土。

总之，我说起我爸的破产和我要搬到乡下的事情，和我以前讲故事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，绝没有我妈那种声泪俱下的效果。

“我妈说以后我就是个穷孩子了。”我以这句话作为故事的结束。本来我还想解释一下，但我发现我不知从何解释，便住了嘴。

他们沉默片刻。这个故事让他们没有料想到。



“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阿金首先问道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我如实回答，“但我要搬到乡下住了。”

“到了乡下你还会看我们来吗？会想我们吗？”旗子说。说完他可能觉得这话有点矫情，便自己笑了起来。

“当然。”

我站起来。由于坐的时间太久了，我可以听见关节噼啪作响的声音。我拍了拍屁股上的土。

“成了穷孩子你会怎么样呢？”小五说。

我有些茫然，我不知道作为穷孩子的我和之前的我会有什么区别。我感觉我的心里像是被人放了一个沉重的东西，但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

这时一阵风吹来，我心里的东西仍然纹丝未动。

阿金突然说：“那阿克你是不是要变成乞丐，沿街乞讨啊？”他的声音已经进入变声期，嗓子粗犷而刺耳。他的话引起了他们的一片笑声。说实话，当时我有些恼怒。我眺望着远处的云彩，阳光照得我有些睁不开眼。我有点后悔告诉他们这个。我走了自然会有新的人加入他们的圈子，而我的故事只会被当作笑料被他们提起。鬼才相信我会去想这帮家伙。

现在，我依旧可以感受到那时强烈的光线。我早已原谅了他们的取笑，我明白孩子们是不能忍受当时那种有些压抑的氛围的，而那种氛围正是我带给他们的。

等他们笑完，我说：“我的事你们就别告诉别人了。”我知道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

他们都点了点头。

我第一个朝教室走去。

下午又听了几节课。老师在讲台前眉飞色舞，粉笔屑落到肩上。一小截粉笔头滚落到我脚边，我用脚把它碾碎，看着它变成了粉末状的一堆尸体。我靠在木制椅背上，等待着放学。

铃响了。老师恋恋不舍地放下粉笔。同学们纷纷涌出教室。我磨磨蹭蹭地最后一个才走。班长看着我说：“你磨蹭什么哪？你最后一个走，那

你就负责关灯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收拾好书包，我把灯一排一排地关掉，最后还细心地带上了教室的门。

四

走在街上，阳光依旧很和煦。明明都快要入冬了，可一点也没有冬天的迹象。我低头走在人群中。我是一个谁也不会注意到的毛头小子。我每天放学都重复着相同的路线：从学校走大概两百米到达车站，坐车大约二十分钟，下车走五百米，过一条马路，就到我家了。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也能走下来。

现在，我正站在马路对面。正是下班高峰期，车辆川流不息。对于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，人与车的竞争在所难免。我静静等待着车流出现的空隙。

今天的车似乎格外地多。我试探性地伸出脚，但一辆逆行的摩托车从我面前呼啸而过，把我惊出一身冷汗。一阵风吹过，衣服冰凉地贴在我后背上，让我不舒服。在我眼前，这条每天都要经过的马路似乎变成了一条怒腾的江水，没有任何空隙留给我。

我估摸着已经过去将近十分钟了，可我还困在马路这端。最后，终于有一大帮酒气熏天的家伙帮我开辟了一条道路，我急忙跟在他们后面。我回头望了望，感觉还有些心有余悸。

当我来到家门前，掏出钥匙，门却半天也捅不开。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子：锁已经换了，这间房子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，它已经属于别人。我在门上靠了一会儿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直到最后我才发现是我拿错了钥匙。我打开门时可以听到我的心脏还在怦怦跳动，仿佛这个家是失而复得的。

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。每年到这个时候天就黑得一天赛着一天早。我



摸索着打开客厅的灯，发现我妈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我吓了一跳。她穿着一身黑色毛线衣，让人觉得像是一块礁石。我站在原地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“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？”我妈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她的语气像是一块石头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天平。现在，她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审问者，而我则是她的嫌疑人。我讨厌这样的气氛。我有很多次都思考为什么每次一交手我总是处于下风，最后我得出结论：因为那个人是我妈。我只能皱着眉头表示抗议。

“我……”我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解释。

“你是不是又跟什么阿金他们混在一起了？”她突然站了起来，用手指着我。这是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举动。我只能把眉头皱得更紧，并且努力地控制住内心的恐惧。

“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是些坏孩子？虽然咱们家穷了，但也要有志气！你以后不允许再跟他们在一起了！”

我的恐惧感竟慢慢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落落的不适感。我感到全身的力气在一点一点地消失。我说：“妈，我累了，我想上床休息了。”说着便转身往卧室里走。

我可以听见我妈穿着拖鞋在地板上跑来的声音。她从后面抱住了我。她贴着我的脸，说：“我的儿子，你千万不要学坏啊。咱家穷了，你爸不可能再翻身了。但你千万别学坏呀，否则我还有什么盼头？”她的泪水滑落到我脸上，很烫。我只感觉到一阵冷气像条虫子爬过我的全身。

我躺在床上。

家庭会议正在客厅举行。已经很晚了，我看了看床头的钟表：现在是深夜两点钟。他们以为我睡了，但对我还是不放心的。我妈细心地关上了房门。他们以为这样我就听不到他们的话了。

我躺在床上。窗外是月光与灯光，照进屋子里，照在床单上。这座城市似乎永远都不会熄灭所有的灯光。它就像以前我听说过的一种怪物，它有上百只眼睛，人们不知它什么时候才会闭上所有的眼睛。后来我知道那只怪物叫阿耳戈斯，出自希腊神话。



我可以听见激烈的争吵声，内容涉及搬迁事宜，以及爸妈离婚后财产的分配。当然，还有我的归属问题。我爸妈都不愿意放弃我的抚养权。他们自然有着他们自己的衡量与打算，我需要做的就是安静地躺在这里，一句话也不要讲，像个商品那样忠诚。

好吧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一句话也不会说的。

用我少年的头脑也能想明白，像现在这样的争吵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可以想象到，我妈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摔门而走。而我爸会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根烟，用曾经商人的大脑思考如何使自己在场纠纷中处于不败之地。我妈也不会闲着，她可能会连夜去找律师，寻求法律的帮助，她会对律师说她一刻也等不了了。我的奶奶会在一旁抹眼泪，而我的爷爷将会再一次想起一九六一年的那场大雪。

